

编者按

过年好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暮色装点着路上行色匆匆往家赶的人。时空跨越,岁月如歌。倏忽之间,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一天滑过去,孩子们一茬接一茬地像嫩葱儿一样追上来。事易时移,唯有文字里的年不会变味,依然阖家欢乐,亲情圆满,一起把酒话桑麻。

双闰年

吴辰

2020,庚子鼠年。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双二十”中本身就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月4日、6月6日、8月8日、10月10日、12月12日都是周六,更是给人以好事成双的预兆;而“双闰年”一年384天的特殊性则为这一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相比前两项带来的欢乐,双闰年这一项着实让人有点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生命中凭空多出了19天,忧的是这一年自己可能要多上一个月的班。

那么,双闰年到底是什么,那多出的19天从哪里来?其实,时间一天都没有多,在日历上多出的19天,只是我们之前所欠下的债。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有两种计算日期的方式,即阴历和阳历。阳历源自于欧洲,是世界通用的纪年方法,其基础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而阴历则是源自于中国本土,其基础是月亮绕地球自转的周期。但是,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都存在着一个问题: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太阳、地球和月亮却不会因为一天的结束而停止,所以,每年就会多出一小段时间

双闰年

吴辰

2020,庚子鼠年。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双二十”中本身就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月4日、6月6日、8月8日、10月10日、12月12日都是周六,更是给人以好事成双的预兆;而“双闰年”一年384天的特殊性则为这一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相比前两项带来的欢乐,双闰年这一项着实让人有点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生命中凭空多出了19天,忧的是这一年自己可能要多上一个月的班。

那么,双闰年到底是什么,那多出的19天从哪里来?其实,时间一天都没有多,在日历上多出的19天,只是我们之前所欠下的债。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有两种计算日期的方式,即阴历和阳历。阳历源自于欧洲,是世界通用的纪年方法,其基础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而阴历则是源自于中国本土,其基础是月亮绕地球自转的周期。但是,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都存在着一个问题: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太阳、地球和月亮却不会因为一天的结束而停止,所以,每年就会多出一小段时间

双闰年

吴辰

2020,庚子鼠年。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双二十”中本身就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月4日、6月6日、8月8日、10月10日、12月12日都是周六,更是给人以好事成双的预兆;而“双闰年”一年384天的特殊性则为这一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相比前两项带来的欢乐,双闰年这一项着实让人有点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生命中凭空多出了19天,忧的是这一年自己可能要多上一个月的班。

那么,双闰年到底是什么,那多出的19天从哪里来?其实,时间一天都没有多,在日历上多出的19天,只是我们之前所欠下的债。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有两种计算日期的方式,即阴历和阳历。阳历源自于欧洲,是世界通用的纪年方法,其基础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而阴历则是源自于中国本土,其基础是月亮绕地球自转的周期。但是,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都存在着一个问题: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太阳、地球和月亮却不会因为一天的结束而停止,所以,每年就会多出一小段时间

姜夔的「春运」

马浩

绍熙二年(1191年)深冬,姜夔告别寓居的石湖别墅,除夕之夜乘舟归苕溪,回家过年,于归途之中,心有所感,遂赋《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诗一组。

启首曰:“细草穿沙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是不是姜夔首开的“春运”诗,我未考证,不过,诗写的美妙,是可以肯定的。

沙岸一簇簇枯草被残雪覆掩着,坐舟上,吴宫被茫茫的水雾笼罩渐渐隐没在远处。梅树隐藏在竹林深处,一阵夜风吹来,梅花的清香却已飘到了石桥。

用白话文来翻译古诗,实乃世上最蠢的事,明知如此,有时,不如如此不足以平心头的喜好,这就好比,白砂糖虽甜,通常也要用白开水冲泡着喝,甜味被稀释了,却怡然自得。

细草、沙地、吴宫、烟水、梅花、竹丛、石桥,这些意象是诗人空寂、雅静的心境外化,深掩竹丛深处的梅花,似乎是诗人清雅的灵魂,便是无人能领会,也能香气自溢。

大年三十,又是夜晚,人们都在家中围炉欢饮守岁,诗人却在归途之中,诗写的极幽雅,到底骨子里多少有点清冷。大寒节气,冷本来就是基调。

不过,在冷色调里已现暖色。向阳的溪水边,冰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菖蒲已在冰碴中冒出绿芽,翠竹在假山旁,抖落身上的白雪,挺直修长的腰身迎着柔和的阳光,山脚腊梅的花骨朵被风吹裂

姜夔的「春运」

马浩

绍熙二年(1191年)深冬,姜夔告别寓居的石湖别墅,除夕之夜乘舟归苕溪,回家过年,于归途之中,心有所感,遂赋《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诗一组。

启首曰:“细草穿沙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是不是姜夔首开的“春运”诗,我未考证,不过,诗写的美妙,是可以肯定的。

沙岸一簇簇枯草被残雪覆掩着,坐舟上,吴宫被茫茫的水雾笼罩渐渐隐没在远处。梅树隐藏在竹林深处,一阵夜风吹来,梅花的清香却已飘到了石桥。

用白话文来翻译古诗,实乃世上最蠢的事,明知如此,有时,不如如此不足以平心头的喜好,这就好比,白砂糖虽甜,通常也要用白开水冲泡着喝,甜味被稀释了,却怡然自得。

细草、沙地、吴宫、烟水、梅花、竹丛、石桥,这些意象是诗人空寂、雅静的心境外化,深掩竹丛深处的梅花,似乎是诗人清雅的灵魂,便是无人能领会,也能香气自溢。

大年三十,又是夜晚,人们都在家中围炉欢饮守岁,诗人却在归途之中,诗写的极幽雅,到底骨子里多少有点清冷。大寒节气,冷本来就是基调。

不过,在冷色调里已现暖色。向阳的溪水边,冰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菖蒲已在冰碴中冒出绿芽,翠竹在假山旁,抖落身上的白雪,挺直修长的腰身迎着柔和的阳光,山脚腊梅的花骨朵被风吹裂

姜夔的「春运」

马浩

绍熙二年(1191年)深冬,姜夔告别寓居的石湖别墅,除夕之夜乘舟归苕溪,回家过年,于归途之中,心有所感,遂赋《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诗一组。

启首曰:“细草穿沙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是不是姜夔首开的“春运”诗,我未考证,不过,诗写的美妙,是可以肯定的。

沙岸一簇簇枯草被残雪覆掩着,坐舟上,吴宫被茫茫的水雾笼罩渐渐隐没在远处。梅树隐藏在竹林深处,一阵夜风吹来,梅花的清香却已飘到了石桥。

用白话文来翻译古诗,实乃世上最蠢的事,明知如此,有时,不如如此不足以平心头的喜好,这就好比,白砂糖虽甜,通常也要用白开水冲泡着喝,甜味被稀释了,却怡然自得。

细草、沙地、吴宫、烟水、梅花、竹丛、石桥,这些意象是诗人空寂、雅静的心境外化,深掩竹丛深处的梅花,似乎是诗人清雅的灵魂,便是无人能领会,也能香气自溢。

大年三十,又是夜晚,人们都在家中围炉欢饮守岁,诗人却在归途之中,诗写的极幽雅,到底骨子里多少有点清冷。大寒节气,冷本来就是基调。

不过,在冷色调里已现暖色。向阳的溪水边,冰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菖蒲已在冰碴中冒出绿芽,翠竹在假山旁,抖落身上的白雪,挺直修长的腰身迎着柔和的阳光,山脚腊梅的花骨朵被风吹裂

人生况味

王卓森

时在岁暮,海岛上一个午后安静的时刻,我才注意到向南的窗户与阳光有一个斜角,这个斜角很窄,所以就只有一小片锋利的光射进来,正因为这样,这片光显得比外面的阳光还有耀目,极像是某一种人生景象,大处无形,小处绚烂。这个阳光斜角的形成到底开始于何时,当然取决于太阳的角度,但常识告诉我,它在秋天以前是不存在的,它是冬天的馈赠,就如同北方的瑞雪。如果不注意,不会察觉到它曾经在窗户内无声地出现并在春分之后离开。进入年前的日子,斜角越来越大,大到不能再大的时候,大概就应该是年过完了,提醒你任何一段时间都是惊风过原。这时节,进来的阳光越来越多,窗前书桌上,盛满了冬日的温暖。细思极喜,原来是上天的一种善意和故意,这样的安排真的是十分美好。就算是手头还有没干完的活计,但看看这一小片阳光,就足以消解疲倦。

人生况味

王卓森

桌上是几本新淘来的书,《穿过森林的男孩》是美国作家加斯·斯坦的新作,刚读完,一个男孩如何跟父亲相处的成长叙事,让我觉得非常萦绕,而且气息暧昧。男孩叫崔佛,十四岁时父母分居了。他跟着父亲来到深藏于一片森林中的祖宅,期待着这座老宅能够卖掉,心想得到一笔钱就可以让父母复合了。但在这座祖宅里,他发现了令他伤痛的一段家族恋情,父亲只是这家人一代代之间的爱和忧伤的承继,而这片古老幽暗的大森林,则是发生这一切的不祥布幕,如何穿过一片森林,实则是家族命运和情感的隐喻,是一种加斯·斯坦式叙事的迷人手段。

人生况味

王卓森

这部暖心的书让我记住的另一点是介绍作者的一句话:现与妻子、三个儿子以及一只名叫慧星的狗同住西雅图。这里划重点的是这只狗,与作者一同出境,地位如此尊崇。掩卷一笑之余,只惊叹于这部书译者的智慧。离开虚构的崔佛,故事之外的我却有些迷幻和淡伤。我想起了我少年时代与我父亲的相处经历,平淡无奇,一点也不华丽,但又温暖如他冬天加在我身上的一件厚布衣。那是他最厚的一件冬衣。

人生况味

王卓森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快放寒假了,送我上学路上父亲脱下这件厚布衣给我穿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衣,迎

《冬阳》(油画)

周昌新作



如烟往事

刘峰

记得小时候,一到腊月,父亲不管再怎么忙,有两样事决不会耽误:一件是清烟囱,另一件是劈硬柴。做两样事的目的,是为腊月烧灶。他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灶如果烧不好,腊月就会废掉,过年就不顺,来年就不会安神。

父亲上屋清扫烟囱,命令我当下手。平日健壮如牛的父亲,此时像一只猫,手持长竹竿,竿梢顶着芦苇扫帚。蹬着梯,上了瓦,父亲蹑手蹑脚,生怕一不小心踩破瓦片。到了烟囱边,他将芦苇扫帚一头朝下,将竹竿插进烟囱,转着圈儿,慢慢清扫。守在灶下的我,只见烟尘簌簌而落,萧萧而下,人仿佛在“仙境”里。

父亲一边清扫,一边大声问:“烟灰落完了没?”我眯着两眼,捂着鼻子,大声回答:“差不多了。”父亲又喊:“拎桶水上来。”我拎了半桶水,扶摇而上,递给父亲。父亲又命令我下去,他要冲洗烟囱。守在灶下的我,只听见“轰”地一声响,一团黑雾过后,一滩黑水滚滚而来。我成了小花脸,烟囱干净了。

接下来,是劈硬柴。乡人出门“七件事”,柴摆在第一。硬柴,是家乡的土叫法,一般指的是木桩、树桩之类的

的闲想

王卓森

一些无关岁暮

的闲想

王卓森

一些无关岁暮

的闲想

王卓森

一些无关岁暮

的闲想

王卓森

一些无关岁暮

的闲想

王卓森

一些无关岁暮

的闲想

王卓森

一些无关岁暮

的闲想

王卓森

一些无关岁暮

名家志琼

王弘海

建州城怀古

建州城肇久蒿莱,胜国流传尚可哀。洞主有祠依绿树,美人无地问青梅。千年往事空啼鸟,一代遗踪尽劫灰。远涌溪前东逝水,凭高怅望意迟回。

注:建州城:即元代所建定安县域。元天历二年(1329年),元文宗为感谢流放海南时定安县人王官的照顾,升定安县为南建州。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南建州,复定安县。

作者王弘海,字绍传,号忠铭,明定安县人,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登进士。是明代名臣、教育家。历任庶吉士、翰林院检讨、编修、会试同考官、国子临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在文学上卓成一家,著有《尚友堂稿》、《吴越游记》、《南溟奇闻录》等名篇。他一生为官贤能清正、同情民众、关心教育事业,流芳千古。

诗路花语

陈波来

回家过年

我羡慕回家过年的人。那么多的人匆匆在路上,怀揣一幅小到折叠于乡音的版图或者,从新家到老家、异乡到故乡不过是挤得变形的蛇皮口袋和拉杆箱

拖行的那么一小段,一边发出欢快的吱吱声他们万众一心,再辽阔的山水也要拼成一趟春运的火车、长途客车、渡轮或飞机

我羡慕他们。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人忙碌一年而渐至僵硬的身体,突然在年头春情荡漾突然发现,能够在一条叫回家的路上走到黑路尽头,父母端坐,灯火通明有一个远处可以安心,有一碗闹热的酒

可以敬遍父母和兄弟,浇灌围拢一堆的亲情

我羡慕甚至迷恋回家过年的一切而今于我,回家的路终因父母双逝而模糊

回家的脚步,却像尘埃里撒开的花瓣一朵又一朵,水墨洇出一般,在怀想中闪现

而今轮到我,说回家过年的人多么有福啊

就像有了扎根于心的信念人在异乡,腰杆是坚挺的,就像我有过的一样

诗路花语

陈波来

回家过年

我羡慕回家过年的人。那么多的人匆匆在路上,怀揣一幅小到折叠于乡音的版图或者,从新家到老家、异乡到故乡不过是挤得变形的蛇皮口袋和拉杆箱

拖行的那么一小段,一边发出欢快的吱吱声他们万众一心,再辽阔的山水也要拼成一趟春运的火车、长途客车、渡轮或飞机

我羡慕他们。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人忙碌一年而渐至僵硬的身体,突然在年头春情荡漾突然发现,能够在一条叫回家的路上走到黑路尽头,父母端坐,灯火通明有一个远处可以安心,有一碗闹热的酒

可以敬遍父母和兄弟,浇灌围拢一堆的亲情

我羡慕甚至迷恋回家过年的一切而今于我,回家的路终因父母双逝而模糊

回家的脚步,却像尘埃里撒开的花瓣一朵又一朵,水墨洇出一般,在怀想中闪现

而今轮到我,说回家过年的人多么有福啊

就像有了扎根于心的信念人在异乡,腰杆是坚挺的,就像我有过的一样

春夜帖

林水文

路白起来,醒着狗的巡逻惊起月光夜风吹过潮湿的树木泛着空洞的回音月光像白漆油过,多少个夜它们这样待着,棉花般仰望倾斜落下的星光我们走过,夜风吹一遍又一遍一半是树的影子一半是自己的影子

椰下

投稿邮箱: hnrbyfb@163.com